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七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七十四

宋 蘇軾 撰

書九首

荅秦太虛書

軾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

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錬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

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絶亹亹焉来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虚未免求禄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盗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説太虚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

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
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
到黃廩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
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
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
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
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
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絶有蜀人王

生在邑中徃徃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

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黄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虚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令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答李琮書

軾啟奉别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左右

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懃懇不已竊計高
懐遠慶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
反覆尋繹便纒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
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
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
向衰矣亦復不果如閒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
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
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

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齋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録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説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

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白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令韓

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
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
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
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
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
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
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
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

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
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
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
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閒依叢木自蔽以藥箭
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
吏不敢復稽留此閒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
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為錢
若干布筭而定無所羸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

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辦士

招説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柰何

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

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夫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克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

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
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
交趾反議者欲發荊揚兖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
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瘴癘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前中
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
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

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
賞因舉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由此嶺外
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
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
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
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强弓勁弩射之若稍近
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勅
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録略舉一

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審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説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輒其可以罷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為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藏丈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為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

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為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荅陳師仲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為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

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何暇計

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
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
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
戲足下想復千里為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
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為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為賜尤
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為家人婦
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為刪去其不合
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

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絶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覩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愼疾自重不宣軾頓首再拜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别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録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黄州濵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顔蠋之語晚食以當

肉欣然而笑若蠲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羮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説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

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

其有然後為究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

軾啟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

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

其狀甚急遽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
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
户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
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
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録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
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客户則及其地主
婦人懷孕經渉歲月隣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
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

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

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
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
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
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
百石别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
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
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為民
自重不宣軾再頓首

答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

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兹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黄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

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
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
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
倀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
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
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
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暇此為遺恨
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

不自作者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悯悯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為謝不宣軾再拜

荅李廌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别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辱長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録示孫之翰

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别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

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録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未

塟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塟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塟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塟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塟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塟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塟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

軾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

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黄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

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

偶飲少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荅毛滂書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

揚軾於黄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
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為之輕重
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
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
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東坡全集卷七十五

宋 蘇軾 撰

書二十首

謝歐陽內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

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内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

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

謝梅龍圖書

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

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邮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

大夫皆得寛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禀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

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

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覲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閽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

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説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絶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

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
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
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
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
不肖見於面顔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
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
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
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

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脩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庇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别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惮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齠齔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

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胷中廓然實無
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
懇古之至人本不恪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
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
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
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
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
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

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絶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

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為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沖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

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啓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手教眷與益勤感怍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門方適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絶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稍寛假使得欵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㸃涴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

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宣軾再拜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此
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墓中
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恠石并送上結緣

上荆公書

軾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
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别來切計台候萬福軾始欲買
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

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飾脩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順時候

為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軾頓首上樞密侍郎閤下軾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兹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為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為狂以
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
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
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
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軾雖不用然有位於
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
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
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

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内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為後嗣之累則凡恐

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為子孫之福審矣軾既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軾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為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上呂相公書

軾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鼻是平人邢夔妄意其為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殺人

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即免矣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軾歸而念公言旣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不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爲定作可憫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别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軾始者亦以爲然固已書過錄黄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邢獎

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邢蘷臂
杖緰管秦課兒決殺似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
若公以為然文字尚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與章子厚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叅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
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軾
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
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

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
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絶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
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
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
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
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
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寛大復遣視息人間若
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

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

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
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
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
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
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
僧一飡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
但禄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
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

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為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軾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

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
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為發揚然足下豈待
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
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
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
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
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為笑以此益羞為文自一
二年來絕不復為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

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饑渇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與孫運勾書

軾啓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黄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黄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

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閒曼叔比得𦡊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

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橘辣藥例能張肺多為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為佳也

與王庠書三首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

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
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
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
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
畧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
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説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
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
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

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
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
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
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
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
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
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
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

必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又

軾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軾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髙文新詩詞氣比

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為喜又幸珎材異産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輒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畧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

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為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苦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軾為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又

軾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拙無以少荅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答陳季常書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内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

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絶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破章邯時

也自山中歸來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黄人見軾書必不沈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軾再拜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

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

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
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
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
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
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
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
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
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

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

丈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雛雛

為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為
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
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鷙忍其下必有不忠
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為不知
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
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滛礪以待小寇策
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
免人户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

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粮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

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巳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絶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絶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芥蔕然後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顔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揚州有侍其太保官

於烟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軾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别面色殊清潤目光烱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緑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一

是災難中用貶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遞中領手教
知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頻慰懸想知攝二千石風聲震
於殊俗一段奇事也軾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
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潤數年索我閬風之
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
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
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
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

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髣髴於庶幾也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或為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當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岣嶁令竟化於廉州不可

不留意也陳璨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此來此人。不唯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軾觀之唯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人也過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況於嶺外唯道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脩然清遠計尊候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着鞭多讀史書仍手自抄為妙造次造次軾自謫居以來

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説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娛老且以為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為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滞悶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庄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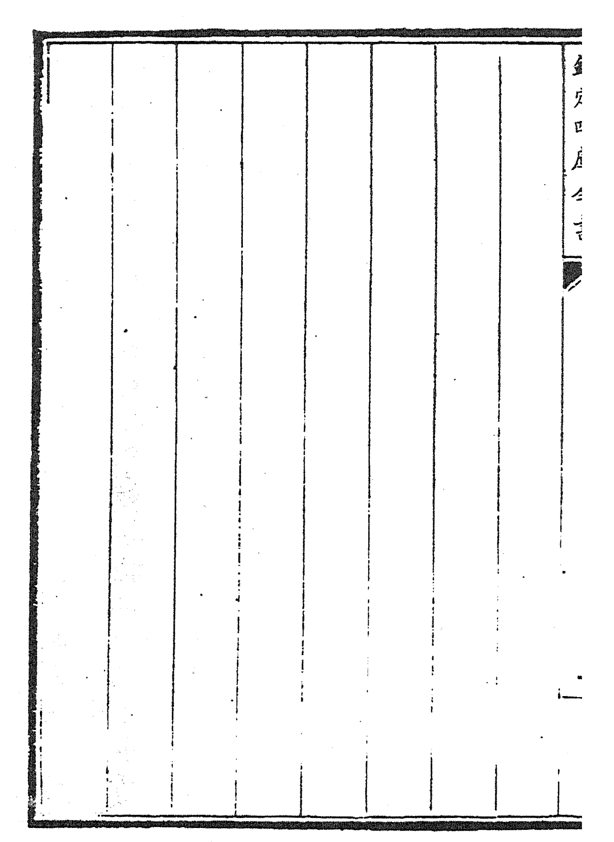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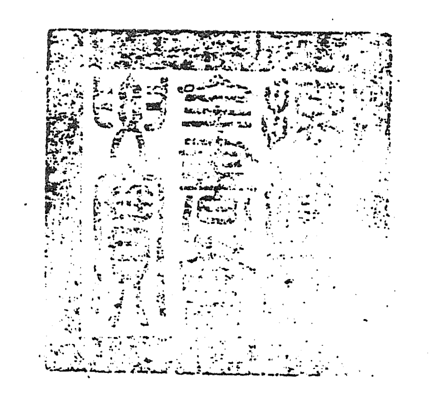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四第九頁前三行嶺外悉平刋本悉訛息今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而愚人不知創艾刋本知訛如今改

卷七十五第七頁後五行先生儻有意乎刋本儻訛黨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恐亦有一二奇士刋本脫亦字又士訛事據別本增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楊愈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七十六

宋 蘇軾 撰

書一十六首

與李方叔書

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兹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

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
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
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
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
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葉而成其實深
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
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
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

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禄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

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湮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

慶以為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
子之用心亦能懽欣踴躍轉相告語誼譁紛紜洋溢布
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
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
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
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
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
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

以為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為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

出之於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懽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為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

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一也蜀人之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死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旨指目以為㓙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為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

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饑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為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為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軾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為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狷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為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牕戸蕭然思與足下譚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

又凡所以為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説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為狷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校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宫以羽雖師曠不能使

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遺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答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辱

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閒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辦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軾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有為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久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鐫發恐遂汩沒於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

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齋居内觀
於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為造入景山有異書秘訣倘
可見教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荅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於僧
官不識能道否到黄已半年朋遊常少思念公不去心
懶且無便故不奏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
諭奬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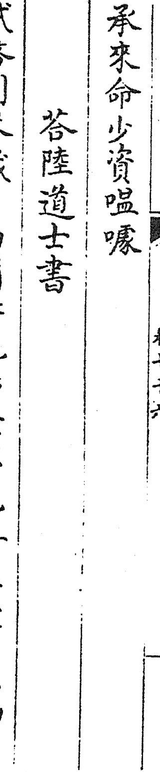
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為廢之邪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三篇及新詩碑刻廢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欽味反覆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窮約也通言畧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為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為小字寫草書見惠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謾寫數字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軾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柰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即



承來命少資嗢噱

答陸道士書

軾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耳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痾所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能踐言何喜如之昔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為何在曾與之言否黄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軾與舍弟何

足以致若得一見子由甕錯其所未至則軾可以受賜

顧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事多從傅同年遊近

傳得漢東漕幙遂帯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

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為

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三住為本殆無出此者

嵇中散曰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

烝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

用外其他舉以中散為師矣適飲桂酒一盃醺然徑醉作書

奉答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為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籙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慶

答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年矣即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即日

孝履夫持粗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噎自聞變故即
欲譔哀辭以表契義萬一恧不知爵里之詳今獲覩此文
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
笥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
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為之然決不
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文
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軾謫居已逾年諸況粗遣禍福
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

如此實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哉珉琄藥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等一一捧領感作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少物報謝慙負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軾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

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
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為厚幸然竄逐中唯欲親故謝
絕為孤寂可憐者則孤危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
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軾罪戾也千萬寢之
切告切告李太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人欲作集
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乃世舊可為聚其前後文集異日
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既無後
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為學頗長進自

宜與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荅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閤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竝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

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為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放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災災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

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
者皆靳惜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
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
平價救饑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
兑充軍粮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致三萬石
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輒近以本州
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
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

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廨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令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饑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饑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況救饑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意以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

此不候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喻商旅令儲峙米斛具
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内
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
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
殍其為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
於事兼軾近者奏為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
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
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

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絶今尚闕太半刻剥之急

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

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恵也然

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之以此錢收買銀

絹上供雖無補於饑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

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

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

誅求之既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

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饑貧
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熈寧中嘗行此事名為
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
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
利必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
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
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
向再拜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

災與新法聚歛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

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

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謟薄成風揣所樂聞與

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争言無災或言有災而

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

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

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

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

既條上二事且以聞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

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為漕司地柰何軾曰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𨚗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慍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為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

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戸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

歳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迂計事難施用即乞别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為義不當在外奬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内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静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為朝

廷採摭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
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
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
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
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税萬緡而數
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
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頰使臣人員千
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

亦不住講求續上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貲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衹如揚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為虐不已原其情蓋為有

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
羞汚士風莫此為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猶無
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被其虐
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軾已買田
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但貪及相公在位
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答虔倅俞括奉議書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

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

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録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答吳秀才書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為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為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

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蠒足遠來又致酒麪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

意無以云諭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畧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僕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録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

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没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叙

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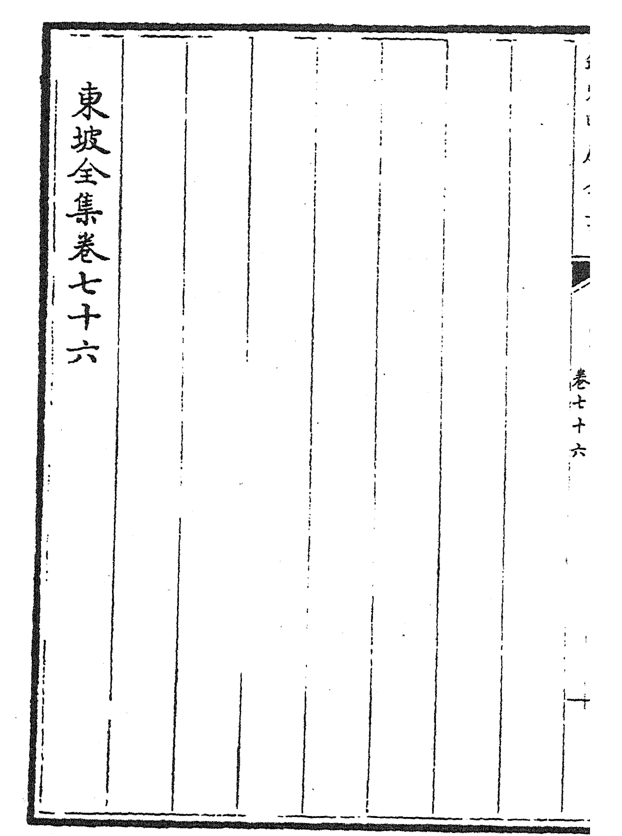
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答王庠書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志豈堪英俊如此責望㘲少年

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畧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强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但早意欲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

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東坡全集卷七十六

東坡全集卷七十七

宋　蘇軾　撰

尺牘六十五首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為愧遞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

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界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目左月右日

皆未甚曉更閑為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黄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㩶跛子行渥常以錢物飲食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徙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秘之其

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為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别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絶𦵏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専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

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
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月即造宇下一吐區
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
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
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絶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别如何可言别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問鵩之憂行有見蝎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

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啟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脩敬不謂過予衝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見平生之懽典刑所鍾既深嘆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為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

正快如九咼之珍徒咀嚼一臠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

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𦵏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怍不已適有他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三首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又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不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

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德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强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

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
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方疾書
此數字

與温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
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紏久稽裁謝悚怍無
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强顔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
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

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
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
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
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
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
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

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啟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麪兩椀胡麻茯苓

殺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
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
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
然皆可喜獨元老淹忽為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
適也幽絶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
不凡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
往見求書為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聞太夫

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為一言眉山有程道晦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啟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為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閒郡不謂更得繁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

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為方面此而不過復以何者為過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屢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不信宿而歸久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筆老而思深蘄配古人

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録衹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刋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刋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録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脱悞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絶不作詩蓋有以

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耳碑葢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閒都下已刋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閒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撿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甚勤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若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熱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稍伸耶傳道豈久莞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閒居有少述作

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為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龐安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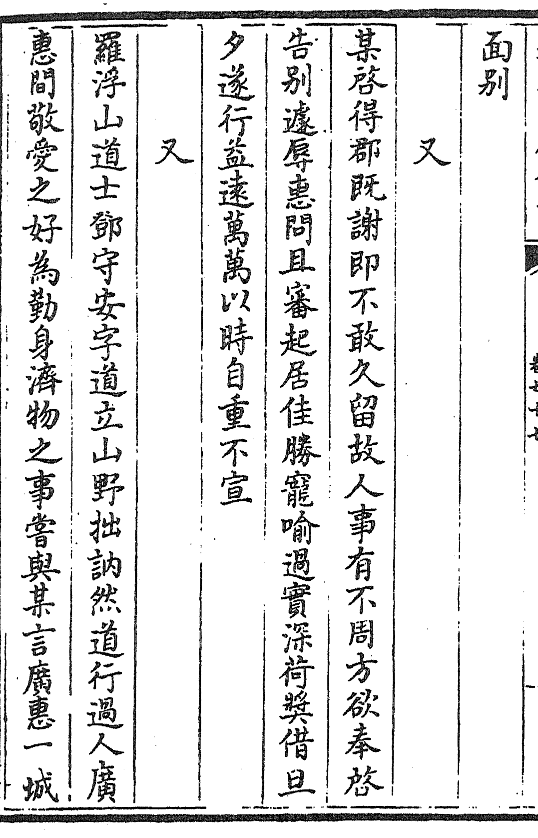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鍾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

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為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麯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

某書

與王敏仲八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已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



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奬借且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甞與某言廣惠一城

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蔴繩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百千數可成然須於循州置火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

竿作竹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廵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此人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

在熟籌愼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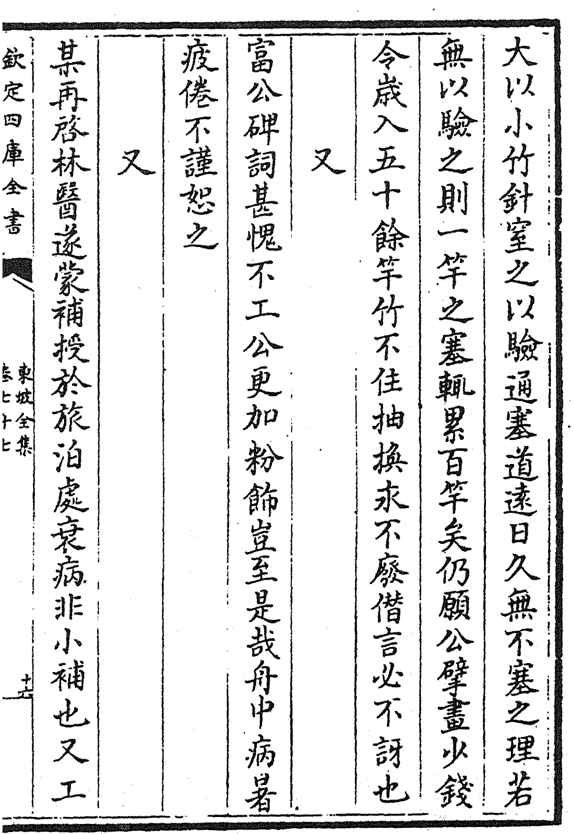
某再啓示喻津遣孤孀救藥病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
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
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劃一院要須有歲
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喻以此等為仕宦
快意目前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
論可聽想蒙顧盼也

又

某又有少懇見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處輟一舟與之否今有一家書欲告差人齎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已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恃公舊眷必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間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



大以小竹針室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借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

小兒痓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今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為致三石得為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

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閲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柰何柰何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之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捃摭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懐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原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澤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家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

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啓違遠旌棨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侯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目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為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啓恭候不宣

與李廷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一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黄敷言二首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晩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别悚怍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為到廣州日專遣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某再拜不宣

又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怍之至謹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

槖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達

又

某蒙録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為慰未由欵奉千萬保嗇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僫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啟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説佛也公莫略往一見

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
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懐郡人
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
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
懐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
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别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

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
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為時自
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
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
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戸導洛堆
垜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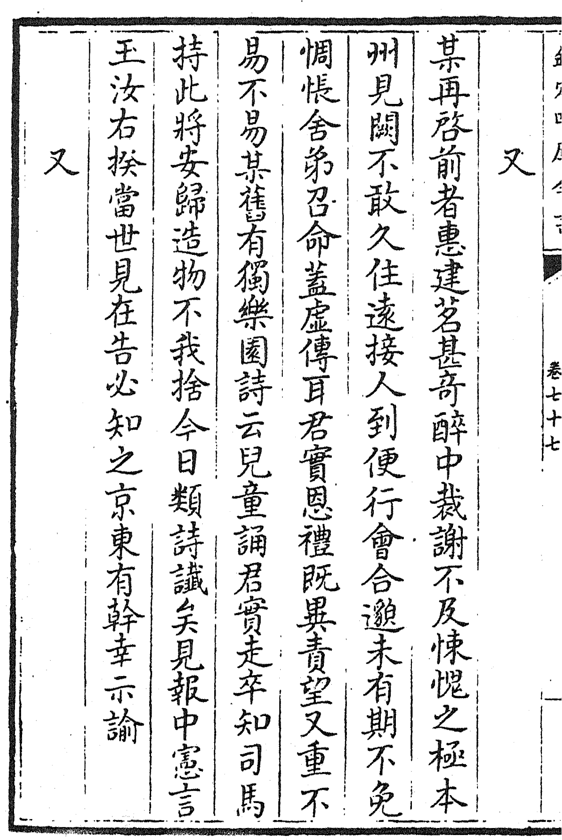
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携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㫖當與之同舟于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逍遥堂横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𣊬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罷四聲可罷之篤一浮沈反為患也幸深思之不罷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惆悵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憲言王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
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于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少物意
兩重何以克當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
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鰒魚三百枚黑金棋子一副天麻煎一部聊為土物不

罪況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汉今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

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某頓首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

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也閑恐要知惟不罪幸幸

又

屢枉專使感愧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

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絶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齎内令尊愛護也

又

某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

有益於世瞋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别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䝉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黄當江路過往不絶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

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畧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閒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纒遶愛賊故為饑火所燒然其閒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静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强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强使之不食也此

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仕不仕為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為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朱紅纍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卧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

然可閒攷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
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
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
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
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
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

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繁齊整想亦期月之勞耳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也

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
有近寄潛谷求墨一詩録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
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
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
覲縁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
眷令子各計安勝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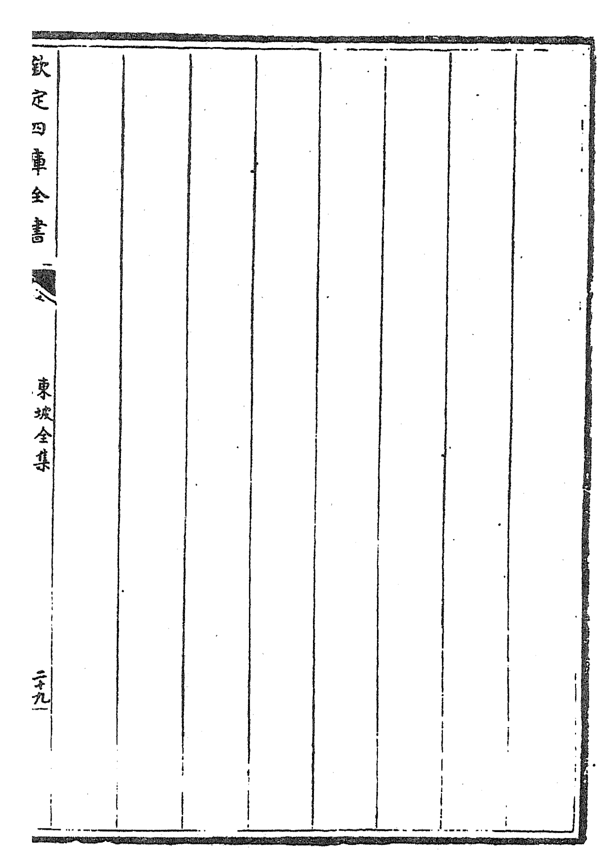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别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與親情若果爾當乗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為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刋行文字皆先毁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閒亦甚謹幹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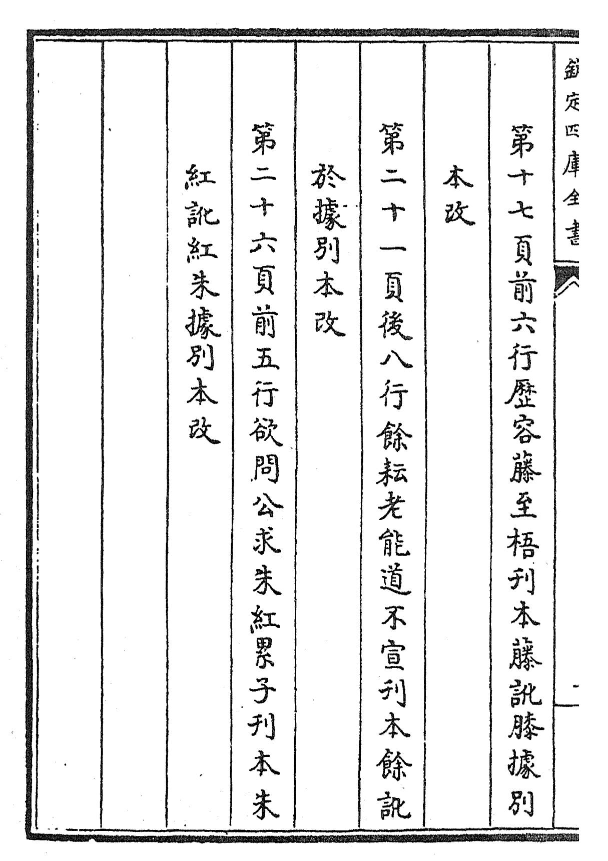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七十七

謹案卷七十六第八頁後三行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刊本複衍其字今刪

第十頁前七行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刊本脫僕今除五絃五字又脫外字據別本增

卷七十七第十四頁後七行此人直望仙耳刊本此人訛吏若據別本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七行以此等為仕宦快意目前事刊本脫為字據別本增



第十七頁前六行歷容籐至梧刊本籐訛滕據別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餘耘老能道不宣刊本餘訛於據別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欲問公求朱紅果子刊本朱紅訛紅朱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楊愈柳